

# 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纪实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西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前,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出了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为主、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协作,多路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推动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这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大胜利,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回顾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波澜壮阔的恢弘历程,对于全面了解认识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这段历史,进步深入研究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历史地位和影响,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谨以此文缅怀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呕心沥血、作出贡献的革命先辈们,并向曾参与西北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 一、近代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侵略和图谋

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帝国主义早已垂涎三尺。在沿海方向打开通道后,他们并不满足,把手又伸向了内陆地区,想方设法获得更大利益。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俄等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觊觎中国西藏地方蓄谋已久。1841年,趁鸦片战争爆发之际,英帝国主义支持森巴人联军侵略阿里地区。1846年,英国以拉达克属于克什米尔为由,占领了原属于中国西藏的拉达克地区。1888年,英帝国主义亲自出场,调动2000多英军,进攻隆吐山,占领了锡金等地,这便是英国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战后,1890年签订的所谓《中英议定藏约》,导致中国的藩属国锡金,以及中国西藏地区南部边界的日纳、纳汤,直至则里拉一带的土地被占领。1893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所谓《中英会议藏条款》,亚东被迫开设为商埠,实行免收税政策。1903年12月,英国殖民者进一步策划了入侵西藏的战争。他们以排除沙俄势力插足西藏为借口,由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3000英军,从锡金偷越则里拉山口,进占西藏亚东、帕里。1904年大举开战,制造了曲米新谷大屠杀,我军民为反抗侵略组织开展了乃宁寺血战、宗山保卫战等一系列战斗,最终英军于8月3日进抵拉萨。此役,英侵略军先后屠杀我各族军民四五百人,焚烧了许多寺庙,掠夺了大批文物、财宝。这是英国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

英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两次侵略战争,一次次变本加厉地掏空中国。1904年,以兵临城下的方式,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不平等的、蓄意制造分裂的《拉萨条约》,但由于没有中央政府授权,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一直未被承认。1906年,英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确认了《拉萨条约》的基本内容,开辟西藏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印人员在该三地享有治外法权。此后,英帝还获得在亚东、江孜驻扎军队和在亚东至江孜间建立邮电、驿站等特权。至此,西藏地方与全国一样,也沦为了半殖民地。

之后,英帝国主义不断变换手法,加紧分裂西藏。一方面,在国际上制造麻烦。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帝打着调解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矛盾的幌子,在印度西姆拉召开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由此便出现了由英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与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私下串通,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伦钦夏札,私下与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商定了一个“藏印边界”,也就是俗称的“麦克马洪线”,图谋永久侵吞我国门隅、珞瑜、察隅三个地区的全部或大部领土,甚至连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老家也被划成了印度“地盘”。这个秘密换文和附图,既没有摆上西姆拉会议日程,在西姆拉会议的记录中也找不到换文和附图文件的记录,更没有经过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代表的同意,因而完全是非法的。这种无耻做法,中央政府坚决抵制,拒签所谓的《西姆拉条约》,也不承认其内容。而英帝国主义的不光彩行为,在二战后却成为印度在边界谈判中的所谓证据,给中国印学带来阴影。

另一方面,英帝国主义想尽一切办法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并在西藏上层集团中培植亲英分裂主义分子,挑起事端、制造矛盾。为此派黎吉生等以英国(印度)驻拉萨商务代表身份,常年在西藏活动,搜集情报、横生事端。英帝国主义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以设教堂、医院、学校等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甚至到了1950年,在昌都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俘虏了福特等2名英国特务,他们在昌都的任务是,游说上层人士阻止解放军入藏,并为藏军抵抗提供服务。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分裂势力的作用,清末以来国家政局动荡,中华民族面临着帝国主义入侵和瓜分的危险,西藏一度处在与祖国分离的边缘。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各民族矛盾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西藏劳动人民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农奴制度的双重控制和国内民族矛盾的影响,被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利用民族、宗教的幌子进行愚昧和控制。西藏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又和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西藏问题极其特殊的复杂性。

西藏特殊的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成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指导解决西藏问题,制定解放西藏一系列特殊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决策背景。

### 二、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决策部署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推进,中国大陆的解放指日可待。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西藏独立”的步伐,图谋将西藏纳入西方势力范围。较晚插手的美帝,逐渐取代了英帝国,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出于内政的需要,一改以往明确表示西藏属于中国的态度,开始关注操纵“西藏独立”问题,想把西藏作为在冷战中遏制新中国的一个基地。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势力策动下加紧分裂活动。1949年7月8日,在印度驻拉萨代表处代表黎吉生的阴谋策划下,制造了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官员的事件,意在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针对他们的分裂活动,9月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严正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署名文章,强调“久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奴役的西藏人民和西藏少数民族应该团结起来,揭穿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摆脱帝国主义所加于西藏的束缚,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解放全中国”。9月26日,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三项庄严的保证,其中第一项就是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暗中支持下,无视中国人民对西藏问题的严正立场,一意孤行,于1949年底策划委派“亲善使团”,分赴英国、美国、印度、尼泊尔寻求“西藏独立”活动。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局的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慑于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和中国人民特别是西藏各界的坚决反对,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表示不接纳西藏“使团”,只有赴印的“使团”秘密前往新德里。与此同时,西藏分裂分子不断加强军事力量,1949年9月,印度派其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带着尼赫鲁致达赖和摄政达扎的信函到达拉萨,与噶厦进行了具体磋商,确定了向印度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设立军饷机构,加征军用粮款,扩充藏军编制,在藏东金沙江沿线和藏北黑河地区构筑工事,妄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如此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活动,严重地威胁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藏族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对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羁留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10月1日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2月2日,遭受亲英分子迫害而逃往青海省的原西藏摄政热振活佛的近侍堪布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著名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1950年2月,西藏省藏族知名人士甘孜白利格达活佛、康北玉隆地区大头人夏克丹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表示将像当年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为了挫败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的阴谋,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和西藏形势,认识到西藏问题亟待解决的迫切性,决定不失时机解放西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起来。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在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报中指出:“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9月26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了保证解放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全部领土,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庄严承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总部又向全军发布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对于向西藏进军的主要方向,毛泽东曾经权衡再三,颇费思量。进军西藏事关重大。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并且在重大问题上亲自决断。

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西南、西北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正式明确“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入。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正式名称为主席)。”明确提出了由西南局担

负解决西藏问题的任务。

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回复班禅10月1日的来电时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由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在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战争已经结束,而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较平坦,班禅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改由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后,即派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一个月之后,范明交出一份调查报告。彭德怀据此于12月30日报告中央并毛泽东:据调查“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阿坝入藏,较青、新二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二路每年只有四个月(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另兰州、西宁两处,现有约三百人的藏民训练班,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藏民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鉴于国际国内的形势,解决西藏问题尤为紧迫。在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此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30日的电报后,当即于三天后(即1950年1月2日)由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指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转换了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在任务的下达上经历了由西南局到西北局,再由西北局到西南局的转换。最终将进军西藏的主要战略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将西北局担任进军西藏的任务转交给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实施,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协作。

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分别做出由西藏、云南、青海和新疆多路同时向西藏进军,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努力开展和平夺取工作的部署。

刘伯承、邓小平看到毛泽东1月2日来自远方的电报后,立即缜密研究了贯彻执行这一重要指示的意见,并于1月7日上报毛主席、党中央,同时发给当时尚在成都的贺龙。

1950年1月10日,尚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接到西南局的电报后,即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就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指示。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保证胜利进军和解放西藏,1950年初,西南局确定第二野战军第18军担任入藏任务,并成立由七人组成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军长张国华任书记,政委谭冠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和经营西藏工作。刘伯承、邓小平于1950年1月18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由邓小从川康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青、新、滇各派一支部队作向心进兵的部署。中共中央于1月24日致电西南局、西北局,赞同刘、邓“多路向心进兵”建议和批准成立中共西藏工委,电报说,已决定18军为进军西藏的主力,并提议由青海、新疆及云南各出一支部队向西藏多路进兵,以便解决粮食及地形上的困难。望西北局和王震立即讨论并提出意见。同意西南局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并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此委员会。

### 和平解放方针的确定实施

中共中央在决定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为了避免战争可能带来的动荡与破坏,特别是为了避免加深民族之间的隔阂,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利弊,决定采取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早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今后力争以北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和绥远(暂维持现状后解决)方式解决尚待解放的各地问题,提上了解放战争的日程。这一年,在席卷中国大陆的军事胜利形势下,相继有湖南、宁夏、新疆、云南、西藏等省区得到和平解放。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就为团结西藏各民族,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展现了光明前景。

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北局都大力做争取工作,制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但在国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下,西藏的和平解放仍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 三、西北局开展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准备部署

#### 进军西藏的部署

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军区部署向西藏进军的工作。1950年3月6日,西北军区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关于配合西南进军西藏的具体方案,拟组建一支骑兵部队(即青海骑兵支队)进至玉树。并对该部进军后的粮食、装备、运输等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4月18日,王震上报新疆部队组建进藏独立骑兵师和入藏路线情况。5月2日,彭德怀向毛主席报告由青海进军西藏准备工作。报告中提出:“根据青藏地区自然条件,进军西藏只有采取先设站后进军,站站扎连,步步张营,梯次延伸前进的方针。”并决定先遣骑兵营于6月中旬自西宁向玉树挺进。之后,青海、新疆各自准备向西藏进军的工作。

1950年11月下旬,西北局召开会议,决定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班禅方面的团结争取工作,确定以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任班禅禅行辕代表,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牙含章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西北局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于11月24日复电,同意西北局关于派范明等人到班禅行辕工作的决定,同时将周恩来总理与班禅堪厅主要成员计晋美的谈话内容告诉西北局,以便作必要的准备工作。

西北局于1950年12月25日、西北军区于1951年1月9日分别开会,讨论护送班禅返藏和配合西南军区部队进军西藏问题,就组织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成立西北民族学院分院问题作出决定,并形成了若干意见。

1951年1月10日,周恩来致电张宗逊、习仲勋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军区、西南军区关于进军西藏事由。电文说:(一)“由新疆出兵西藏及新疆公路问题,王震同志来京时已经谈妥。”所需汽油,“中财委允许照数拨给,但需新疆自己解决运输问题”。(二)“为配合西南入藏工作,今春在必要时,可由玉树向黑河方向出动少数骑兵。”“为准备将来护送班禅入藏,则仍应以青海八百骑兵,再招收若干青海藏人作为班禅卫队,入藏后并准备长期留下,成为干部。”“此项任务,望你们责成青海军区特别注意完成。”1月3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京听取汪锋、范明、牙含章等关于西北准备进藏情况的汇报。李维汉就护送班禅返藏、做好统战工作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指出关于成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组织机构问题,由西北局决定。1月31日,周恩来由李维汉陪同,在京接见汪锋、范明、牙含章等同志。在谈话中,周恩来对西北进藏的任务、路线、领导关系、干部配备、通讯联络等问题,均作了明确指示。

根据周恩来、李维汉对汪锋、范明所谈的主要内容,随后即形成了中央军委于2月13日发出的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准备工作的通知,就具体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 政治争取工作的开展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青海省委以及各进藏部队都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同西藏地方当局进行接触,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争取工作。

在前线部队对藏军开展争取工作的同时,各方派遣人员也入藏劝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在西北局的协助下,于1950年2月派出张竞成等人,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和达扎摄政的信件,入藏进行联络。此信送到西藏地方政府后,曾在西藏官员会议上宣读,并作了回复。随后,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将张竞成等人送回青海。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派员并以持政府官员信函方式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联系。

为了将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迅速传到西藏,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广播宣传工作。西安、青海省人民广播电台较早地开办了藏语广播。1950年5月9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在西安向十四世达赖等西藏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发表讲话。喜饶嘉措大师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有解放全国领土的任务和力量,前后藏的解放是有其必然性的。同胞们:慎勿听信英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挑拨离间,认为西藏距西康、青海、新疆较远,中有雪山、石山和荒无人迹的草原,足以阻止解放军的前进。回忆红军的奇迹,人民解放军力量已大过百倍,已经解放全国绝大部分领土,进军西藏毫无问题。”喜饶嘉措在讲话中不仅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谈判,还揭露台湾国民党在藏语广播中的挑拨行为,他的广播讲话在拉萨上层人士中引起了一定震动,但未能被西藏地方政府接受。

中央在审阅西南局、青海省委的电报后,于5月17日批复西南局并西北局指出:“西南局的四条较好”“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望西南局和西北局再加研究,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报中央审查决定。”针对西藏实际情况,由邓小平亲自起草,将原来的四条,扩展为十条,于5月27日上报中央。毛泽东在审阅后,于5月29日批复同意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的十项条件,这十项谈判条件成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政策指导方针。十条的内容以不同形式传到西藏后,受到了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拥护。

各方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中央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然而,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拒绝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扣留西北局派往拉萨的劝和团人员,将前往拉萨劝达赖接受谈判的格达活佛迫害致死,并加紧分裂活动。

### 昌都战役后的形势任务

昌都战役胜利后,西南局又向中共中央建议:西北局除担任进军日喀则和阿里的军事任务外,还需要承担这两个地区的政治任务,以便解决经济和运输补给方面的困难。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于1950年11月9日电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南局:“因在解放西藏的整个作战中,西北人民解放军担负进军日喀则和阿里地区的任务,又因日喀则是班禅历史关系最深而现在仍保有相当影响的地区,而班禅的工作则属于西北局,故刘伯承同志提议由西北局同时担负接管日喀则和阿里地区的政治任务。为此,西

北局应即积极进行各种有关准备工作,如政策、人员、统战工作等。”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多次召开会议,认真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决定组建专门机构,加强对十世班禅方面的团结争取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后,中央即于11月24日复电同意。同时,中共中央又将周恩来与计晋美谈话的内容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以便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进军西藏、护送十世班禅返藏的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意见,与周恩来同计晋美谈话精神是一致的。当计晋美返回西宁时,周恩来叮嘱他路过西安时要“与仲勋同志详谈”。12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再次讨论了护送十世班禅入藏的问题,形成若干实施意见并决定成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派专人去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有关问题。

1951年1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派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和范明、牙含章到达北京,就进军西藏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汇报工作。李维汉就护送十世班禅返藏、做好统战工作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他们一起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西北地区进藏的任务、路线、部队隶属关系、进藏物资准备和干部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

2月13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西北方面参加解放西藏的准备工作的通知精神,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进一步加强进军西藏、护送十世班禅的各项准备工作。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正式任命范明为班禅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3月1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西南只能提供一千人进藏养病的电报后,又召开临时会议,专门研究进藏问题,决定压缩西北进藏人员。3月20日,西北局曾电告范明,拟以范明、牙含章、慕生忠等7人组建中共西北西藏工委,因多数人未到期而未组成,但各种准备工作已由范明、牙含章在紧张进行中。到4月上旬,在西北局、西北军区领导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共西北西藏工委经过紧张筹备,已调配进藏干部、医疗、电影、新闻等工作人员、勤务人员,以及警卫分队等,总数达1100余人。此外,筹集了大批物资,购买和租用一大批牲口,包括马匹、骆驼、牦牛等,作为驮运物资之用。

至此,护送班禅返藏及由青海配合第18军进军西藏的部署已基本完成。

### 四、新疆方向进军西藏解放西藏 进军阿里的部署

1949年冬,早在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之际,毛主席就指示第一兵团:“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彭德怀和王震详细分析了西藏前线的西藏部队进军阿里的特殊困难:“新藏间,横隔昆仑高原,进军阿里,想其艰难恐不亚于长征。”因而两次建议中央:“西北青、新进藏部队,受自然条件限制很大,应采取先设站、后进兵,站站相连,步步张营,梯次延伸前进的方针,应先派出一连左右之兵力先行进藏,担负侦察、设站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彭德怀、王震的提议。同时,中央建议王震:新疆部队的进藏任务,可由驻新疆的郭鹏、王恩茂所率第二军组成一支精干的骑兵部队担负。1950年2月,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委员王震在喀什向担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地区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简称二军)部队官兵发出号召,要求自愿报名,参加解放西藏的战斗。5月1日,二军组建了独立骑兵师(师长兼政委为何家产,副政委为田星五;8月,西北军区电令改称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仍归第二军指挥),以配合西南军区部队进军西藏,担负解放阿里的任务。

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西部。平均海拔4500米,号称“世界屋脊的屋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有昆仑山脉,西为喀喇昆仑山脉,南为喜马拉雅山脉,中部有冈底斯山脉,地势高峻,山岭重叠,雪峰林立,属高寒缺氧地区。新疆和阿里之间的横隔着绵延千里、终年积雪的昆仑山脉,当时无公路,我军对于阿里的各方面情况则掌握甚少,大部队进藏非常困难。据此,新疆军区命令独立骑兵师集中力量修筑新藏公路,为大部队进藏作准备。同时,决定派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作为先遣分队,首先进入阿里,主要任务是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建立据点,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

### 一边进军一边修路

阿里与新疆南部之间被终年积雪的昆仑山阻隔,无道路通行。而部队进军阿里,一切军需给养必须由新疆运送。为此,修通从南疆到阿里的道路成为首先解决的重大任务。为弄清入藏道路情况,新疆军区派人进行了调查。1950年4月18日,王震向西北军区、中央军委报告了关于入藏道路等情况。5月初王震、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赛福鼎、参谋长张希钦向中共中央和西北局上报修筑新疆至阿里公路的计划,得到中央批准,并指示独立骑兵师成立筑路委员会。5月中旬,独立骑兵师全面开展进藏准备工作,决定在喀喇昆仑山脉西段的雪域高原凿开一条进藏通道。当时,由于任务紧迫,技术力量缺乏,经初步勘察,确定以于田为新藏公路起点,经普鲁卡子、昆仑达坂,修至阿里改则。1950年7月,独立骑兵师和修第5师第15团1营及1800多名各族民工开始修路,至翌年8月。之后,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鉴于从于田修路工程浩大,国家财力有限,应暂停施工”的指示,从于田向阿里已修建的170公里的公路工程停止。

(下转第五版)